

肝膽相照五十年

(本文插圖刊第10、42頁)

——追懷郭外川兄

●徐 霽(總統府國策顧問)

歸納遺囑見證簽字

郭驥外川兄的逝世，我內心裏起了很大的震撼，也是一次很大的哀傷。我明知他的病是好不了的，但我一時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。

當外川兄還不知道他的病真正危險時；我每次去看他，他總告訴我，盼望病快點好起來，好去南韓開會，又說國民大會即將開大會，又要忙一陣子。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，還念念不忘去開會，我爲之酸鼻，但也佩服他公忠爲國的精神。外川兄一生爲人行事，都是公而忘家，國而忘身的；他之所以受人尊敬也正在此。

記得國民大會已開始集會期間，忽然接到郭牧并兄電話，說外川兄請我立刻去醫院一趟。我情知不妙，馬上去台大醫院，見英華兄準備了紙筆，外川兄拉着我的手說：我的病好不了了，拖不到參加國民大會。我說不必談開會啦，你要我來做甚麼？他說請你來爲我立遺囑；我雖然一驚，問他何以知道病入膏肓了。他說問過醫生才知道的；聲音很低，不仔細聽；是聽不清楚的。我說，你不怕死？他說怕也沒用。我說對，「生

終一了，道乃千秋」，每個人都逃不過這一關。他說我家裏託你照顧，還有「福壽隊」請你維持下去。他噙着眼淚，我差一點要哭出聲來；我說你放心，這些事我會做的，他居然想起「福壽隊」，我要他休息一下再說。

這時薛人仰兄也來了。我對人仰兄說，你來得好；我們共同爲他研究遺囑并作見證人。再過一會兒，他的夫人袁樞真教授偕同他的女兒夢華也來了，大家相對無言。我先看英華兄寫的遺囑前言和幾點遺囑；我說還得再問外川兄。於是我對外川兄說請告訴我遺囑的大意；我將耳朵接近他的嘴唇邊；他一點一點的告訴我，他的頭腦仍很清楚，我們把他的話歸納成五條，然後與人仰、英華二兄共同推敲文字，遺囑是不能有彈性的，以免造成解釋上的誤會，推敲完畢，我一條一條唸給他聽，他同意了。

我請英華兄把預備好的紙筆，重抄一遍；迨書寫完畢，包括前言在內，兩張信紙已寫到底。我說遺囑不可另紙簽名，於是又加了無關重要的一條。先請郭夫人簽字，再由夢華簽字，存一在美國，事後才補簽的，然後扶外川兄起來簽字，

我與人仰兄作見證人也共同簽字，這一幕悲慘的經過，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與，我將遺囑交給郭夫人收執。

同時，我建議立刻辦理國大代表退職手續，并辭去光復會祕書長職務，保留光復會副主任委員，其他兼職聽其自然消失，外川兄亦首肯。於是請英華兄儘速擬一辭呈蓋章後，請人仰兄在會場面呈薛主任委員伯陵先生。退職手續亦請人仰兄在國民大會代領退職表格填送。諸事議妥後，我們才離開。不久，退職金已領到；辭呈薛伯公則批示慰留并安心養病云云。他們給我看并問我怎麼辦，我說已表示過了，既經慰留，就不必再辭。

外川兄自立遺囑後，有一次曾對我說，想在家鄉辦一所小學，培植後代；我說立遺囑時你爲何不說。他搖搖頭表示無奈。病情日益惡化，有一天我去看他，驚訝地見他已上了氧氣罩。我連連喊他，毫無反應；我知道已至彌留時刻，不禁痛哭失聲。終於延至七十九年元月二十六日凌晨(農曆除夕)離開人世；流光如駛，不覺將屆周年。

高興見我動作很快

外川兄與我，同受知於陳辭公（誠）。他早我三年，他初見辭公是送一把龍泉劍，以示寶劍贈英雄之意。因對答得體，獲得少校科員職位，追隨左右。我初見辭公，却呈閱一本「抗戰時期農業政策」，尚未來得及出版的草稿，表示我並非毫無可取的人。他翻閱了一下目錄，就說歡迎你來幫助我；也獲得青睞，派為少校科員。要我暫與莊明遠一起籌備成立政治部。莊是我的好友，但那本書的草稿，辭公并未發還，後來才知道他已批交青年書店出版了。時外川兄正在英倫進修，我尚未認識他。

我得識外川兄，是在一次趙志堯淳公宴客的筵席上。他剛從國外回來不久，他很注意我，我也注意他，他是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辦公室任秘書兼人事組長。以後我們見面就談話，但相知不深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武漢外圍戰結束後，辭公奉調任第六戰區司令官兼湖北省主席，拱衛陪都門戶，遏阻日寇西進。把我們這批人全帶了去；劉千俊先生任省府秘書長，朱懷冰先生任民政廳長，趙志堯先生任財政廳長，林逸聖先生任建設廳長，張伯瑾先生任教育廳長，柳克述先生任戰區政治部主任，外川兄任同少將主任秘書，劉慕曾先生任省府主任秘書，我任購糧委員會同上校主任秘書；辭公自兼主任委員。趙志堯兼財務處長，羅楚材任採購處長。主要任務，是鄂省缺糧必須搶購湘糧，全國糧食委員會主任委員盧作

孚派專員任顯羣來鄂協助，與我同臥室甚久，遂成爲好友，任顯羣辦事能力很強，爲辭公所賞識，派爲川湘聯運處長，後辭公任軍政部長兼聯勤總司令時，派任顯羣爲交通處長。勝利後，顯羣兄在陳儀時代曾接任嚴家淦先生的台灣交通處長，又曾任吳國楨任台灣省主席時期的財政廳長，這兩個職務則與辭公無關。

外川兄在黔江辦公，到恩施時必來看我，兩人投分交親，無話不談。我告訴他，我在辭公班子裏是跑單幫的，只靠自己努力，有些無助感；他說不要這樣想，我們比你先來幾年的人，都對你有好評，辭公對你也有認識，何況你自己有足夠的條件，會有前途的。他安慰我，并告訴我他要到社會部工作，希望與我常通信連絡。

不久辭公要我做省府合作事業管理處長，我答以希望做縣長，磨練自己的行政經驗。辭公說我知你提倡合作事業，所以想到你，既然你想從基層做起，我更爲高興。現在我正要辦一個縣長訓練班，將現任縣長，和準備派任縣長的人，一起參加訓練，到時我會通知你。

於是我到省訓團受訓，辭公就住在省訓團，親自督訓。結業時我的論文，頗合辭公心意，就派我爲威豐縣長。辭公告訴朱懷冰廳長，說我頗有抱負，要交付幾件過去別省辦理而失敗的工作給我辦理。如：「土地陳報」、「二五減租」等，過去浙江省主席張靜江，指定縣份試辦，就未成功。要朱懷冰廳長告訴我，主席有這個意思，問我意見如何？我說：「二五減租」，當年即可見效，祇是成功率多少而已，我建議第七行政區

各縣同時辦理，威豐當然在內，由省府先訂辦法頒布，到時考成，嚴格獎懲。至於「土地陳報」，是賦稅改革，做到公平合理，乃國家大政，要報請行政院，指定威豐縣試辦，並要內政部、財政部派員駐縣指導，經費應由財政部負擔，如果主席同意，我願放手一搏，爭取成功，我不會丟主席的面子，不過要三年以上才能成功。

過了幾天，朱懷公告訴我，主席願照我的意見去做。我曾寫信告訴外川兄，外川兄復信，替我就心，說在辭公手下當縣長是不容易的，何況又在考驗你，失敗了，前功盡失，而且會受到懲罰，要小心努力去做。我復信給他，請他放心，我會全心全力邁向目標去「拚」。從此我體認到外川兄對我關懷備至，情同手足。

辭公過了幾個月，親來視察，在縣府午餐，看到我在努力推動，并見我辦公桌對面貼了一張「土地陳報進度表」，他很高興，知道我肯下功夫。以後每經過威豐，必來縣府詢問一番。

外川兄民國三十一年重返湖北任人事處長，經過威豐，我留他吃飯。他問我情況如何？我說一切順利。「二五減租」，我考績第一，至於「土地陳報」，則非三年以上不爲功。告訴他辭公每經過威豐，必來縣府巡視，他見我動作很快，非常高興。

知我腹案乃告放心

我準備開辦一所中學，做一個「威惠渠」，引水灌溉農田，還要修築一條威來公路，開辦一個皮革工廠做鞋，我這裏有的是各種動物的皮，

牛皮亦可進口；難民中有的會做皮鞋的，樣子要摩登。我已報告辭公，給我四年時間，我必把這些事一一做好。外川兄問辭公怎麼表示？我說辭公高興已極。他說我祇要你「土地陳報」辦成功，就是個了不起的縣長。現在你還要那麼多事，超出我要求之外。外川兄說，我也是大吃一驚，我就心感豐這個山野小縣，財政上如何負擔得起？我說外川兄；我發現一個大祕密，才敢如此做，我們辦「田賦征實」，是一戶一戶繳進來的，但是繳給省政府，却是整批出去，每年清一次倉，就多出不少糧食，這些多出的糧食，歷任縣長如何處理？我不曉得，但我可以要求糧糧委員會收購，把錢交給縣府，開辦一所威豐中學，修建一個「威惠渠」，是綽有餘裕的，而且多下來的錢，我把它專戶存儲，可以購書給學生，免費吃頓午餐，都可以辦得到的。建築威豐（至來鳳的公路，是兩縣人民衆求之不得的事。那是省道，應由省府出錢，兩縣發動民衆勞動服務，採競賽的方式，開山築路，一年就可完成。何況辭公說：這條路對軍事有益，軍方也可出錢。現在已由省方請了兩位清華大學畢業有經驗的工程師爲我們規劃，軍方亦派出測量人員正在測量，我保證不會失敗。皮革工廠則由難民中集資來辦。

外川兄爲我鬆了口氣，他說：我原以爲你走「鋼索」，一摔下來便會粉身碎骨，現在了解你完整可行的腹案，大可放心，他滿意的到恩施上任去了。

威豐縣「土地陳報」完成，轟動了全國，後

方各報，多派員採訪，其中尤以大公報記者寫得更爲詳盡。代主席朱懷冰先生，已有報告正在養病中的辭公，辭公也來電嘉獎我，並要我抽暇到重慶一敘。行政院電省府着以行政督察專員存記，遇缺即補，懷公也將院令轉給我。外川兄對我的成就感到高興，說我有魄力；處事明敏果決，在辭公班子裏，已奠定了基礎。

譽我大胆而有智慧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日寇發動豫中之戰，五月辭公奉命前往協助作戰，嗣調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八月省府改組，由王東原先生接任主席，六戰區司令長官由孫連仲繼任，我縣長職務，在省府最後一次委員會議中獲准辭職。後來王主席懇切留任省府參議，陪他巡視了鄂北一趟。途中接到辭公電報，要我立即到漢中任行政督察專員，尚未成行，辭公又要我至重慶待命。接着得知辭公調任軍政部長，命我以軍簡二階（同少將）名義兼部長辦公室第四組組長，負責辦理考核及調查工作，實際上是查案。辭公有意肅貪，因此我得罪了不少人。有人至辭公面前進言，說徐某辦事認真，儲備司貪污事件不少，要我去整頓，我的職務遂由馮庸先生接任。我到儲備司，司長莊明遠，是我的好友，他笑着對我說，這個調虎離山之計，果然高明。不到多久，軍需署長陳良（字初如）先生找我去嘉陵江催討偷鈔罰款，抗戰八年，偷鈔罰款累積有數億元之多。過去爲甚麼不催，現在要我來催，嘉陵江兩岸織戶一萬餘戶，人數多達數萬，我每催一次，軍政部就被請願

一次；我被部長光火一次，過些時又要我去催，織戶又至軍政部請願一次，我又被部長光火一次。抗戰勝利了，署長又要我快催，否則數億元泡湯。我學乖了，抗戰期間催不到，抗戰勝利了催得到才怪。陳良署長偕同副署長趙志珪都去上海了，我與明遠說，機會來了，我去寫個簽呈給部長，簽呈簡單，說我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，抵禦外侮，八年抗戰，復興民族，這是空前的一次大勝利，嘉陵江織戶，爲政府織布，使五百萬大軍被服無缺，貢獻良多，偷鈔罰款累積數億元，過去催討無着，今日催討，更不會有結果，與其結怨於民，不如一概豁免，爲委員長在四川留一德政。我寫好了，給明遠看，明遠看了，說我好聰明。他簽了字，我也簽了字，然後我坐車去找副署長嚴寬先生，他是我的鄉長，爲人忠厚，他無論如何不肯簽字，我勉強他蓋了個圖章；我又至軍政部，找林次長蔚文先生，他一向對我好，我敲了門，他要我進去，便把簽呈送給他看，他說這個罰款根本收不到，你的意見很好；他簽了字，要我馬上到官邸請辭公部長批，我到官邸，部長正在吃點心，也給了我一份，我吃了，便將簽呈給辭公看。他說只有這個辦法，立刻批「可」。我一回去給明遠看過，就找嘉陵江織戶代表來，告訴他委員長知道你們辛苦，對於偷鈔罰款，全部豁免。這個消息傳至各織戶，殺豬宰羊，放假三天，連連不斷的歡呼委員長萬歲！

事後我告訴外川兄，他說我大膽而有智慧。

四字箴言促我警覺

我又告訴外川兄，辭公要我到東北，遼北省當秘書長，幫忙他的老同學劉東先生。外川兄良久不語，最後祇說了一句話：「禍福未知」，這是一句含蓄而蘊藏智慧的諺言。他明知前途多艱，却不便明着勸我不去，只好以「禍福未知」一語，暗示我提高警覺，可知其愛我至深，用心良苦。

遼北省會四平街是交通樞紐，兵家必爭之地。自三十五年三月至三十六年五月；在一年多的時間中，經過中共五次圍攻，我都留駐在四平街，發動民衆，協助國軍構築防禦工事與運輸補給醫療等勤務。在幾次圍城戰鬥中，以第五次爲最劇烈，激戰四十一晝夜，國軍援軍趕到，林彪始行撤退。此時國軍若使用三至五個軍兵力，趁勝窮追猛打至佳木斯，毀滅共軍巢穴，則中國歷史可能重寫。惜乎當時疆場將帥，未諳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名言：「戰爭目的，在徹底消滅敵人野戰部隊」，「反覆蹂躪，輾碎其生機」。反應遲鈍，坐失良機，貽無窮之後患，終至錦繡河山，垂手而委之他人，這是天意，後之修史者，將有評論。

我在東北二年餘，從遼北省秘書長到陳辭公、衛立煌任行轅主任時，追隨二公兩任政務處長，在此期間，我方軍事由盛而衰，逐漸逆轉，力量對比，敵長我消，蝴蝶鼎沸，我經歷過百險千艱，至三十七年十一月瀋陽淪陷前，我始奉准辭職至北平休養，算是幸留微命作遺民。

在北平休養時，奉辭公電囑赴台，遂約劉慕曾、朱代杰二氏同來台灣陪侍辭公；代杰則留三

天即去。三十八年一月五日辭公就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，保衛台澎金馬復興基地。總統蔣介石引退。辭公就職時，決定省府不改組，僅慕曾兄和我陪同到省府視事，以「人民至上、民生第一」，爲施政方針。慕曾兄任主任秘書，辭公聘我爲顧問及參議，我均不受；勸他留這些職位待賢，我願任專門委員兼主席辦公室主任。辭公就心來者日多，大陸軍隊撤退來台整編者不下數十萬人，軍需民食堪虞。遂命我推行「二五減租」，我說現在已改爲「三七五減租」，名稱雖改，內容一樣；辭公命立即研究推行，於是我邀地政局長沈時可共同研究，提出方案，立即施行。我說如成功，即可實施土地改革；我們分爲三個階段進行，即（一）實行「三七五減租」、（二）實行「公地放領」、（三）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。當年「三七五減租」完成，稻米豐收，增產了二十萬公噸，益增辭公對土地改革的信心與決心。

才華內斂外柔內剛

民國三十八年二月，外川兄全家來台，我去接他，并爲他安置臨時住所。辭公發表他爲警備總司令部辦公室主任。八月，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，辭公任軍政長官，外川兄調長官辦公室主任，我爲政務處長，尹仲容爲經濟處長，張伯瑾爲文教處長，是年金門、登步先後大捷，台灣賴以安定。同時辭公要我寫三十九年省府施政方針，將土地改革實施的三個步驟列入推行。十二月吳國楨接任台灣省府主席，這本施政方針，即交吳主席繼續推行，由中央督導。

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總統蔣公介石復行視事，東南長官公署撤銷，辭公受命組閣，外川兄與我隨同辭公到行政院服務。外川兄任參事，主辦黨政連絡協調事宜。劉慕曾兄任機要室主任，我以參事兼第一組組長，主辦內政、司法、蒙藏、立法委員遞補等業務，并兼任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。吳錫澤兄以參事兼第二組組長，主辦外交、僑務業務，嗣派赴日本代表團工作，改由朱撫松兄接任。李汝和兄以參事兼第三組組長，主辦國防軍事業務。嗣國民黨改造，外川兄兼任中央黨部第五組副主任，改造完成，外川兄改任中央第一組副主任。

外川兄在國內是中央大學專攻社會學，在英倫則專攻公共行政及人事管理。回國後除一度較短的時間，擔任社會部人事室主任、湖北省政府人事處長外，他一生的忙碌，以在黨團的時間爲多。他長於組織與黨政協調，聯上下，化異同，他才華內斂，外柔內剛，處事認真，一絲不苟，爲黨爲國培植了不少人才，對黨國有極大的貢獻。

民國四十三年總統副總統選舉，他與谷正綱秘書長合作，辦理輔選工作，他本身是國大代表，并爲國大大會主席團主席，長期與千餘位國大代表相處，結成深厚友誼；且有黨團基礎，因而發揮了他在組織方面的長才；卒能使總統與副總統均順利高票當選；并在總統與副總統之間的得票率拿捏得很準，不高不低，恰到好處。從事輔選工作，自第二屆至第七屆大選，都是如此。他在國大大會中的影響，僅次於谷正綱先生，深得層峯

嘉許與信任，不僅如此，他在立、監兩院中的問政團體，亦有其潛力，政府機關首長們如有難題，也拜託外川兄為他們疏解；外川兄皆無負所託，因此他的朋友也越來越多。外川兄任中國國民黨第一組副主任時間甚久，以處事明敏負責，升任副秘書長，自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以迄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均當選中央委員，共連任六屆。我只連任五屆，至第十三屆，我聲明放棄競選；外川兄不以為然，認為有經驗的同志，應多為黨服務。外川兄并為常務委員；達十餘年之久。中央為推行政治革新，加強便民服務，執政黨總裁認為各級政府及黨員應多做便民工作，特指定外川兄負便民運動之責，并組織小組，成員皆為黨政大員，外川兄率同小組成員，深入基层，了解政府施政運作，走遍台灣省各縣市鄉鎮村里，發現不便之處甚多，曾在省府開會。當時我正擔任省府委員兼秘書長，聆聽外川兄對於省府以下各層次，不便之處甚多，要求改正，我都全部接受，一一改正。當時他的雅號，民衆稱他為「郭便民」，回到中央，在中常會向總裁報告，痛陳各級政府未能做到便民的缺點。總裁為之動容，獎勵有加，指示各單位徹底改善。

民國五十五年，又蒙總統蔣公特派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，在任二十餘年，成績卓著。李總統登輝先生又加派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，外川兄的政治生涯，至此已到巔峰。

斯人雖杳典範猶在

外川兄對國民外交亦有重大貢獻，他兼任亞

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中華民國議員團秘書長，每年皆出國開會，宣揚台灣經濟發展，政治民主。并舉辦各國議員來台灣開會多次，增進友誼，外川兄交遊滿天下。

外川兄主持捐血協會多年，擔任副理事長，理事長職務，全省各地皆設有捐血中心，任內建樹良多，合格的血則送各醫院，活人無數，口碑載道。廢血則出售作血清，因此會內財產累積八億餘萬元，外川兄則純義務支持，連車馬費都不要。

外川兄經常在光復會、亞太談聯、捐血協會三個單位辦公，尚有其他法人團體兼職，總數約有三、四十個之多。他為人週到，每會必到，外川兄因工作太累，常住醫院；歲月不饒人，我勸他節勞，只保留光復會、捐血協會兩個單位，其餘一概辭去，他說不好意思。又外川兄宴會很多，經常午間、晚間均有，有時一晚連上好幾個，他每家都到，吃一個菜便走，到最後一家已吃西瓜或水菓，客人說外川快到了，果然他到了。所以每逢宴會，不是早到便是遲到，我對他說這是何苦，可以辭掉幾家，讓人家好請別人；他又說不好意思，那會使主人難為情。

外川兄自知身體不是太好，沒有力氣；有人勸他打高爾夫球，他迷上了，也勸朋友打，有好多的好友，變成他的徒弟。他求好心切，打了二十年，還在換姿勢。我六十二年八月離開省府，蔣經國先生事前問我，要不要做政治工作？我說不要了，我「打拚」了已四十餘年，實在很累；經過兩次大手術，身體已不如前，留條老命吧。

經國先生說飯總是要吃的，我知道你沒有錢，兒女又多，做董事長好了；他要孫部長運璿兄為我安排中國石油化學開發公司。到差之日，外川兄要我參加福壽隊打球，我說石油化學我完全不懂，一切授權給總經理，我參加打球。外川兄說你練幾個月再打，我說練十天就好，我不想比賽，練練身體就好了。第一次與外川兄打球，他要我先發球，他在旁邊教我，我一桿揮出去，竟達一百七八十碼，而且畢直，他說好球。我再看他打，他竟打歪了，更沒有我遠；他說我有力氣，他的力氣不如我。不過他在果嶺上的工夫比我強，他很耐心的細細琢磨；他見水塘就安打，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見水塘就打，了不起丟個球。他說我要認真打，將來比他強。我說在大事上我會用功夫，這些遊戲的事，我是不在意的。但他還是琢磨到底，這是我們兩人個性不同的地方。

如今，外川兄已逝世快一年了，斯人雖已杳但典型猶在，尋思鮑叔襟懷，他的朋友，對他有很深的懷念；結想伯牙琴意，我個人對他更有無限的哀思！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
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